

编者按>>>

谢尔·埃斯普马克先生,瑞典著名诗人,出版有十一本诗集,七本评论集(最著名者为《诺贝尔文学奖,选择标准的探讨》)。获得包括屠格文学批评奖和贝尔曼诗奖,最近获得的是凯格伦奖以及九人团大奖。是瑞典学院院士,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评委。他的七卷本小说《失

忆的年代》精装本日前在上海举行了隆重的新书发布会。失忆,选择性遗忘,是几乎所有的现代人都面临的问题。埃斯普马克是用小说来思考时代难题。“想给社会做一次X光透视,展示一张现代人内心生活的图片。”——小说的精神性与警戒性不仅仅是属于文学范畴的,让我们来听听作家本人与其他著名作家、评论家怎么说。

# 想给社会做一次X光透视

◎ 谢尔·埃斯普马克



确定性,一种不清晰性。而正是他要找到他所爱之人的企图,让他不可能找到她。

失忆有时是一种理想状态。因为有了失忆,就没有什么昨天的承诺还能限制今天的活动空间。你也不用对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只要你成功地逃过舆论风暴四个小时,你就得救了。

有人会认为失忆好像是一种制度,是市场或者权力强加在大众头上的。但如此解释就过分简单化了。失忆是从各种角度来危害我们的——也是从我们内心。那个被谋杀的瑞典首相把瑞典人和瑞典贝格的天使做比较的时候触及了一部分真相:“他们的嘴唇和舌头也已经有了一种形状,所以他们不能说别的,只能说我们认为真实的话,就在此时此地说。”不过自我失忆比这种情况还要深入:“我们不应该看到的东西,自己就会把自己擦掉。而我们不应该感觉的东西会悄悄地从我们的意识里溜走。”也就是说,“体面的瑞典人有保存自己的无辜和体面的艺术。”这是“天使的语言”。而这其里,也就是失忆的一小部分。我们生活其中的正式公开谈话会把正确的词汇放到我们的嘴里,会把正确的思想放到我们的头脑里,帮助我们忘记那些我们不应该记住的东西。

这种情况听来会让人感到悲哀。但是在我们这个价值等级系统崩溃、再也分不出高低的生存环境里,其实悲剧都是不可能的了。克尔维尔就提到:“好像我们上面的高空空间已经崩溃了,让我们变成二维空间里的平面,而他现在开始自踩扁了的阴风飞翔在地球之上的喜

## 20世纪末的世界巨著

◎ 陈思和

到现在还历历在目,才两年的时间,这部巨著,七卷本的巨著现在作为合订本正式出版,我向谢尔·埃斯普马克先生和他的翻译者表示中心的祝贺,这是一个奇迹,在两年半时间里,把这么一个巨著在中国出版,跟中国读者见面,世纪出版社在出版的策略上也做得非常好,他们是一卷一卷出,最后是一个整卷出,这本书与中国读者是两次见面。我希望这本书在中国,在中国文学圈里面能够得到非常热烈的反响,谢尔·埃斯普马克先生也说,他原来这本书的名字应该是低于人文的喜剧,我不知道用中文怎么表达,但是我的理解,这本书应该是但丁的喜剧、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这样一个概念,这是一个退化的人(我们说的人就是大型的人),后现代社会,人都破碎了,人都是比较病态的,比较小的人,人间这样一个故事,一个喜剧。

个问题充满好奇,因为这个小说是非常难写的一个小说,因为每本小说都是主人公的第一人称在讲,可是第一部叫失忆,这个书里面主人公是个官员,他要负责失忆症为什么在瑞典会展开,可是他自己就患了失忆症。刚才谢尔·埃斯普马克也说了,一个人的记忆只有四个小时,他要把四个小时里面的事情记录下来,可是过了四小时又忘了,他连续十多年,自70年代一直在做这个工作,可是他做不好,因为他本身就是个矛盾,一个失忆症的人怎么研究失忆,而且一个人四个小时,记忆是什么概念,时时刻刻在失忆,就是说我们这一刻忘记了前四个小时一个概念,这是一个首相,瑞典确实曾有一个首相被刺杀了,有一个作品写金融家,金融的,有一个作品写一个母亲,是一个家庭的故事。第二本是一个媒体,最后是一个女妓,还有一个写工人的,那个我是很

# 名家说

# 《失忆的年代》

## 为什么这是一个失忆的年代?

◎ 贾平凹



当我第一次遇到《失忆的年代》长篇系列的前几部时,首先对书名震惊:我们正处于失忆,而瑞典人欧洲人也经历了失忆?就迫切地想看看他们是怎样失忆的,又是如何面对失忆的,便阅读起来。我读得极兴奋,阅读了一部又盼着阅读另一部。

为什么这个年代是失忆的年代?每个人,每个民族,每个国家,似乎都在失忆,所以人很难做到高贵、沉静、自在和儒雅地活着,族类、国家间的阴谋不断,冲突频繁。失忆是这个年代的症结。

人是自然人,更是社会人,可以说人的失忆都是社会所造成的。那些陷入这个地狱色彩的当代的人物确实到了他们人生处境的最低点,还都带着他们被极端具体化了的烦恼、热望和内心的破碎。

这个系列每部小说都是一幅细密刻画的个人肖像——但这一个人也能概括其生活的社会环境。这是一部浓缩在一个用尖锐笔触刻画的单独人物身上的社会史诗。这是那些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如巴尔扎克曾经一度想实现的目标。但这个系列写作计划没有这样去复制社会现实的雄心,而只是想给社会做一次X光透视,展示一张现代人内心生活的图片——展示她的焦虑不安、热烈欲望和茫然失措,并在我们眼前成为具体而感性的形象。

《忠诚》。下一个声音则是位被谋杀的首相,为我们提供了他本人作为政治家的生存状况的说法(《仇恨》)。随后的两个见证人,一个是年轻的金融寡头,对不負責任的经济活动做出自己的描述(《复仇》),然

后是一个备受打击的妇女,为我们介绍她被排斥在社会之外的生活状况的感受(《欢乐》)。

《失忆的年代》在写作中也曾有过另一个书名:“一部低于人类的喜剧”,这是戏仿但丁的《神曲》(《神圣喜剧》)和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在我这个系列里,人们落入的是人类的地下室层。那些陷在这个地狱色彩的当代的人物确实到了他们人生处境的最低点,还都带着他们被极端具体化了的烦恼、热望和内心的破碎。

这个系列涉及到的其实是七个人的独白,因此也是对这个社会语境的七个不同的个人切入视角。第一个见证人——《失忆》中的主角——是一个负责教育的官僚,至少对这方面的灾难看来负有部分责任。第二个见证人是个民粹主义的报刊主编,看来对于文化方面的状况负有部分责任(《误解》)。第三个见证人是一位母亲,为了两个儿子牺牲了一切;儿子们则要在社会上出人头地,还给母亲一个公道(《蔑视》);第四位见证人是个老建筑工人,也是工人运动的化身,而他现在开始自踩扁了的阴风飞翔在地球之上的喜

## 情歌

谢尔·埃斯普马克

我感觉到你怎么在我心里思想——就好像月光倾泻在水面上。我用某些定义来做出回答:

我对你的想法没有重量。在透过窗棂的晨光光来里它们像灰尘旋转和闪光。

你的面容就像一碗水里一个摇晃着的镜像。我要端着这碗水穿过岁月而不会把水溅洒出来。

## 灵魂拼图的七巧板

◎ 韩少功

埃斯普马克毕竟是一位文学家,无意写一部瑞典社会民主党党史(尽管这个系列已具有类似意义),或写一部当代瑞典社会史(尽管这个系列已提供了多方面的文献价值)。他大处着眼,却小处着手,剪除了繁密庞杂的历史枝叶,笔触实现大跨度的跳跃与游走,留下中国写意画中常见的大片空白,只是拙写一些标志性人物的剪影,捕捉“失忆”“误解”“蔑视”“仇恨”“忠诚”“复仇”“欢乐”一类人性的聚焦点,编撰了一份灵魂告白书。在这里,社会是思考的入口,哲学是思考的出口。哲学是感受的入口,审美是感受的出口。经过这一些暗布全书的双重转换,细节、情感、氛围、形象、幻想、诗情等元素终于得到有效释放。托尔斯泰居然附体于卡夫卡的诡异和飘忽,或者说卡夫卡客串了托尔斯泰的广博和深厚。这种艺术勾兑可能让不少读者一时手足无措。

如果认为埃斯普马克只是行进在纯粹小说艺术的玄虚空间那就错了,他是一位语言大师,他更为关切的是瑞典和欧洲的现实,他关切的小人物是放在他对如今的欧洲文明、现代欧洲的政治制度和社会政策的背景下来思考。这部薄薄的小说,却在思考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忠诚”问题,实则是信仰、信念、组织、权力、个人之间的复杂关系,尤其是历经时代的变故,“忠诚”是如何发生演变,人们的信仰,个人与权力的关系又是如何变质的,这部作品无须去展示欧洲或瑞典的社会主义运动史,但却直击其最核心的难题。其实不难看出,作者应该是左翼思想氛围中的人,但他的反思和自我检讨却无比锐利和不留余地。

《忠诚》的现实感强,叙述却依然十分纯粹,始终控制在简洁明晰、凝练纯净的语言氛围里。如此写实却又非常自然恰切地融合于其中,这样的笔法倒是非常值得我们中国作家体味的。小说的构思并不做结构上的大动作,一切都是叙述自然发出的,但自然抵达的叙述,却很有讲究。



级、民族的超大关怀半径。“他们把这个黑人都砸得穿过地面,就像打桩机把一个木桩砸到了地底下。”(见《仇恨》)这种对殖民罪恶的记忆雕刻令人惊心。“侍女的洗脸盆只有冷水的水龙头”,“狭窄的房间……很低矮,就好像主人考虑雇用的下人都是侏儒,女佣人的背脊看来也是消耗性的材料,跟卫生纸一样。”(见《忠诚》)这种对民众困苦的记忆发掘令人动容。显然,随着这一类记忆逐步定格,作者的背景、阅历、志向以及精神方位已不难想象。

瑞典是一个人口小国,却是为数不多的全球思想高地之一,近百年来深刻影响了欧洲以及世界。瑞典因此凝定了人类的一种可能性,一种未完成的理想国方案。在这个意义上,埃斯普马克是一个“瑞典梦”的逐梦者,以其小说系列检索战争、贫困、危机、难民、殖民主义等的百年史。他前后迎战,左右开弓,对自己和对对手都绝不手软,并不接受一种“庆祝意义(昆德拉语)”式的感受。相反,他对对社会理想向度的坚守一如既往。1990年代的全球资本狂欢之际,他的出手阻击不合时宜,却足以让众多知识精英在今后自愧不如:“我是这个市场里被终身监禁的囚犯。”“市场无所不在,无所不能。是它为我们铺好了思想的轨道,是它要调控我们心跳的频率和肌肉的张力。”“用货币政策的角度看,一个苹果不是向下掉而是可以向上掉的……真正的生意(竟然)不是靠权力而是靠符号和象征。”(均见《复仇》)……我们现在回过和头看,是否觉得这些当初的预见弥足珍

的动荡,既而审视、反思。

对于《失忆的年代》颇感兴奋的还有它的写法。它追究着失忆的社会原因,批判的意味强烈,却在叙事上是那么温醇,并不剑拔弩张,并不每个人都会遇到,每个族类和每个国家都会遇到,也是面对着历史和文学所遇到的。什么是历史,历史就是记忆的,什么是文学,文学就是记忆的。鲁迅先生的“忘却的记忆”,我们只有记忆下来才能忘却过去。我的新长篇小说《老生》,也就是写了我们走过的路,提醒着我们的肉身是怎么从风雨泥泞中走来,然后我们选择风风雨雨泥泞或少风雨泥泞的道路走去。

我这几年里一直在说我们和我们文学的品种,刚才我讲到虽然二十世纪的失忆是《失忆的年代》这本书的背景,也是我们的文学作品的背景,虽然《失忆的年代》对社会的批判强烈,着笔仍更多的是人的挤压、人的困境,而我们的生存环境和精神状态和他们有区别。我们对社会的批判或许更尖锐和全面,这就形成了我们作家的品种和我们文学的品种。但是,他们和我们都是在说

向埃斯普马克先生致敬,向翻译家万之先生致敬,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文睿公司邵敬先生致敬。

## 他是一位语言大师

◎ 陈晓明

《失忆的年代》讲述的都是普通人,甚至是底层最无助的人们的生活。你很难想象在发达社会的那些灰色的角落里,有些人生活很不如意。失忆者、病痛缠身的老妇、小小的泥瓦匠、背叛者、被谋杀的首相……这些人物来自社会各个阶层,都无一例外生活得一团糟。埃斯普马克把目光投向他们,或者去审视、描摹、刻画他们的生活。在那些断续而又空灵的叙述中,那些人物的存在逻辑和细节都非常逼真,可以让我们体会到这些底层人的性格、心理和精神面貌。

如果认为埃斯普马克只是行进在纯粹小说艺术的玄虚空间那就错了,他是一位语言大师,他更为关切的是瑞典和欧洲的现实,他关切的小人物是放在他对如今的欧洲文明、现代欧洲的政治制度和社会政策的背景下来思考。这部薄薄的小说,却在思考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忠诚”问题,实则是信仰、信念、组织、权力、个人之间的复杂关系,尤其是历经时代的变故,“忠诚”是如何发生演变,人们的信仰,个人与权力的关系又是如何变质的,这部作品无须去展示欧洲或瑞典的社会主义运动史,但却直击其最核心的难题。其实不难看出,作者应该是左翼思想氛围中的人,但他的反思和自我检讨却无比锐利和不留余地。

埃斯普马克是诗人,他的创作以诗为主,这部小说也是流宕着浓重的诗意,不管是表达创痛、失忆,还是绝望、窘窘,或者去思考时代难题,埃斯普马克的叙述都控制在一种语感和节奏中。读埃斯普马克的《失忆的年代》给我最深刻的感受是:它写得如此富有文学性,却又有着如此深刻的现实性;它能思考瑞典和欧洲的社会问题,却与它的纯粹叙述和语言的精致并不悖;它写得如此精炼简洁,内涵却又如此丰厚深远。对于中国文学来说,这部《失忆的年代》不只是奉献给中国文学爱好者的小说,也是值得中国作家好好阅读的作品。